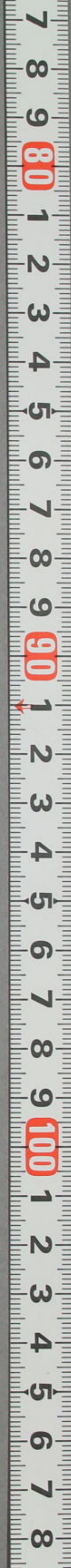




二程類語

禮

仁
77
3



門仁3
號77
卷3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四

經解第十九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孝弟本其所自生乃為仁之本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

信表裏之義也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與言顧行意同于

二呈頁

卷之四

一

澄海唐伯元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校梓

編次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
 文自至矣。此意在重本。聖人却不一廢文。本末一理之謂也。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
 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
 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
 不能。極其完備。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
 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
 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為者為
 之而已矣。隱語卷六四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
 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
 掌。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
 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
 恕乎。聖人同天。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
 在已。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衆善從之。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
 非謂孔子不言其意義淵奧如此。識人豈易到。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
 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
 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尚未免於有為。蓋滯迹
 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
 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
 有心者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
 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
 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制在乎人。而不
 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
 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也。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面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

以近鬼神而藝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

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先難克已也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

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之事舉仁而

言是則能近取譬是也

能近取譬又身之謂也江門云及求諸身欄柄在手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

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

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則吾又何校焉是以

君子未嘗校也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

隘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硬脊染漢方

擔得

人而不仁推此有贊化育意是謂至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

於亂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

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者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

之中也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

使亂但使浹洽而足可也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

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

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

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賢者固不止此曾

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不嫌與釋氏同詞如有若無實若虛乃顏子履空情狀周子所謂無欲江門所謂致虛之本者是也

屢中後億作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

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

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

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已之謂信能克

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

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

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

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

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

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

知為國以禮之道却便是這氣象也
 克已則私心去私未盡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已勝已之私則能有諸已足反身
 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已也必誠之在已然後為
 克已禮亦理也有諸已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已復禮也克已復禮則事事
 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窳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
 自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則心
 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克已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與正已而不求于人意同家為得旨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
 亦怨周公狼跋亦怨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此語疑出伊川詳味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
 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
 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

行，故以切已之事答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克己復禮，中必有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不占而已矣。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大易只是貴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

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

切切如物之相磨，德德則以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難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

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無四人之所長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父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次也。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在己也。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知及仁守，莊泚動禮為政始末。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九思各專其一。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避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貨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為非信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信之直是補傳不篤執德無由弘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

色者則仁在其中矣未及力行近乎仁與博約不叛意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

物溫備入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

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

言也厲也

信而後諫惟信能發入志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已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

大學乃孔氏之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

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獨。鄭註章句原是如此得之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

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者

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

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歇然而餒。知其小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

則無物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曰謂不能辭命則

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察曰孔子無之而自

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

如此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

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理聖人之言氣象

自別

事親若曾子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非自得也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此意更高但未到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

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唯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

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味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

撥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

盡信而向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理義體用也。此解甚完備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

這裏過。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驩虞有所造為而

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哉。如天之自然

乃王者之政。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

人之地。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正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

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

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

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

成甚好氣質。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記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真是得見聖人處。如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也子樂不得見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問問行行侃侃亦是明人旁觀見得如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

子文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

人今人看忠信甚容易不知大易軌道只貴立誠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耻辱也因恭信不失其

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

恭信者斯可矣亦可為小人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得問答之意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及求諸己而已豈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故曰射有似乎君子

下而飲謂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

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

盡善耳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利仁亦聖人所與張敬夫曰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不免阻人之進。徒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過高耳。

鮑若兩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

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至精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正其理萬事一以貫之也。子入

不知其仁。馬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馬用也。朱註亦好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朱註不如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

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容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之。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夷一作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

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定性書可參考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當處如復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文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也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如此說則仁豈易到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嘆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人莫不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為賢人不怠則為聖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

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使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大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人使弟學之其過鮮也而後學之其過鮮也。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吝也。且於吝上着便見得吝，吝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

不可下者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
 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
 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大小強弱而
 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
 也聖人亦只是補行之謹最宜體認不為酒困是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
 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振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
 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
 其不遜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
 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
 夏是小子之交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
 死之理除非是鬪死然鬪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難又
 不當言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

特頹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為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為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高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卧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

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入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者，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者，如戰國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讐，其非禮也。一日克己復禮，言一旦也，非一日之間也。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父。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

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為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為贅也。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久為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權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權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為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足達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為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為達。纔達則

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入知故孔子
 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
 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
 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
 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間巷之
 人却不為名為名而學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
 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
 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
 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
 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

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名者可以勵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苟有用我者暮明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
 時曾說因言陛下若以暮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暮月之
 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暮月而
 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暮月三年
 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
 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
 率爾之言本不知暮月三年之事
 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却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仁也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貞而不諛猶大信不約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庸義之同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反躬簡了後面為錯簡所誤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以上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

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此又說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
 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
 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
 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
 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白又格一件
 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雖未必是格物之旨依此
 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
 收其心而不放也此又說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
 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一無
 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
 難者各隨入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
 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
 事雖小皆有是理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
 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
 故曰致知在格物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皆有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當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畫支離了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知此謂之知道江門所謂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者是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
思與喜怒哀樂一氣。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
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勉強裁抑於未
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
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又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小人中庸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其他皆以心處
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
 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
 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
 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是一箇執。舜執兩
 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
 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
 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
 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江明曰。至近而神。
 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所以為至道。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

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備，知不備能也。至織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之，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將欲治人，必先治己，故以忠恕自治。政也者，蒲蘆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臝，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便能肖之。政之祝化，作人宜甚於蒲蘆矣。然蒲蘆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

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言前定。如宰我子貢以說辭成事前定。如冉有季路以政事成行前定。如顏淵仲弓以德成道前定。如孔子之集大成，此章論在事之誠。

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

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致曲不要說來大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復古之道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敷化也

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化育化也莫非經也親親長長貴尊賢其大經歟莫非本也致公平極廣大不偏倚不係累其大本歟莫非化也陰陽合散屈伸其化育歟誠

者實有理是也

篤恭而天下平正己而已大夏民志此謂知本意同自明之德若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何聲色之用乎

思故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為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未命易言スラ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為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

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北宮黜之勇在於必為孟施舍之勇在於無懼子夏篤

志之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因論持其志曰這個也是私但學者不恁地不得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善言浩

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
 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
 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
 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
 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着工
 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冷
 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繞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
 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

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錄得都是不
 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
 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
 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一分只將敬安能便
 到充塞天地處
 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常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
 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
 見浩然之氣三德說是
 貴上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

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他小耳大人豈肯如此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見知行之序然後由仁義行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眾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

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

用虛發四矢乎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

傷其性也

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

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為後人

趨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技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

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遺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

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

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

為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

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別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

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

為其鑿也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

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

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

為親柰何曰為已為親只是此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明道說與此同良是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于聖人則惟有義而

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不

言命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

之而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

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

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眾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饑食渴

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

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眾者言眾多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

也

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

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

大光輝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其味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

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四止

二程類語

卷四

三三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五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五

經解第十九中

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如是更無別途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

澄海唐伯元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編次

校梓

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真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長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

德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先甲三日。以究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時有感則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世儒本心難言此意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下雷行付與無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使各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咸無心之感也六四當位亦不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

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无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脩德之謂也

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

連則無窮也朋來則眾來言朋來未竟於有思也至於

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

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

不窮一作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妍媸

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

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

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惡而去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正安知正乎。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不離反已。知本故也。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

滋益處。衰世朋友間。議論異同。則生荆棘。豈知聖人垂訓之意。當友而思之。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天地。爾非在外也。

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

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

為天之所為處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

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

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

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

深思。當自得之。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

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

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默識而自得之也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解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體用也

易中只是言交覆往來上下王弼註易元不見道但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各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又因爻論德行

大體通論易道而終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安安於理之所安者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

已固而從人者輕也非工夫至到不知其難人心惟危似未盡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禹不矜不伐ホシラ至柔也然乃至剛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誅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

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

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

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為

教於杜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

鳴之詩數篇如燕群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是為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為樂章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

之難解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窮窮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及求諸已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

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赤鳥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

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

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

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磨礪底物方磨得出

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心忍

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思無邪誠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也元年標始年耳猶父家長子呼大即先儒穿鑿不用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

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正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此易序文字甚古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易序畧云。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之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二。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

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
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
象之用。亦非易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
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無義
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
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
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自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
手足耳自皆用。而身無為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
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

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時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

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理。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何如。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象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然亦是以義起。久變則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血窮文義枉費力。

易之有象猶人之有禮法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
 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
 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
 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
 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
 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
 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然

害事使入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
 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
 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
 群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以
 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
 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
 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

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是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

君子也上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六五黃裳元吉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非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

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滅亦
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兩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披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

暢中伯問客雲不兩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兩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兩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

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此非經生所能位未稱德則君舉而

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非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騫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夫子之於毋當以柔順輔導之若伸已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柔

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負且以周公之
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固
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之事也
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
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
張良疏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有清介
自守不膺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所處雖有得
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狂妄富
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

淫不知亂之至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貴其趾
舍車而徒
六三頻復厲无咎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
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
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
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
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
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

三三頌言
卷之二
十一日

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

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木畜之義也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

則元吉也

君子發續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且如止盜則知所以止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庶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續其勢也

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文皆順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居太過之時興太過之功立太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

二利類言
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
當天下之太任則可知矣九三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
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太過之任乎
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
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九三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
故為日昃之離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
達者順理為樂至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
達者則恐懼有將盡之悲乃太羞之嗟為其凶也此處
死生之道也

九四當位不曰成其心又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之情可見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
九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聖
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
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在坤卦六居君位而應
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取君道豈可以柔順為也
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
君子之太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六三衆允悔亡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
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太明豈有不善也古人

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然非中和之德故貞吝
 至誠以感動之盡勞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社叢感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

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無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無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不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

必能大吉然後為无咎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

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天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

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為

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始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

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

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

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此有脫誤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

初九和兌吉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無應則不偏所以吉也

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

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仕耳

中孚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無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春必有冬冬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極有功聖門人久却早看了子夏學繼到上面也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也

易有百餘家難為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温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其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

而何此又見伊川踐履盡易處

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又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

數在其中矣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此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蠢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

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

尹彦明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白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彦明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彦明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為

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

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

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况六十

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人失其師傳故非明

道不能以治經明道亦有此說堯之親九族以明後德知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

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與大學解異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

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

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亦未

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

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久而爭奪興，故以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聖人所知道，無不至也。聖人所行，道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聖人，深得聖人之心。惟危道心，惟微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是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泰誓書曰：「一月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平月也。不書商歷已見紂自絕于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問命耶？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義，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

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此處須疑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狷。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

備六義者有數義者

四始猶四端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太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

周南召南如乾坤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太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

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妃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太序中求。詩之太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作

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為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為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太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為其德當如此。否。曰是

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亦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天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

為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

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

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

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

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已。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

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荇菜

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芣之者順水而芣之。皆是言行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女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君以碩鼠。校童之類。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

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
 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久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
 不書之其意止欲入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曾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許
 了他當得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
 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桓宣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禧文等同

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推哀姜以禫中
 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其他皆曰逆
 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為婦違禮而
 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問夏逆文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
 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
 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
 聖人更不徵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
 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
 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

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左
逆安其實與喪昏同也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
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
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年雖入許許未嘗滅
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
道皆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
無天理也

趙盾弒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

趙穿手弒君人誰不知若看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
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
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
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
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
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
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于天子次告于方伯近赴

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
 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
 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
 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
 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知載之行事深切
 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
 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
 則義須別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
 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
 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臚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棟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
 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
 真偽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尹彥明嘗問先生春秋解先生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二日劉集成呈於先生彥明復請之先生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五止

